

浅析《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周舍的人物形象

吴雅诗

摘要：周舍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所创作的杂剧《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中的第一男角。元杂剧的兴起离不开元朝城市的繁荣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艺术表演的商业化、社会化，而关汉卿的元杂剧常常以妓女为主角，周舍则是欺男霸女的纨绔形象。周舍在剧中有一个明显的态度转变，特别是在对待妻子宋引章的态度上，前后差距之大令人惊讶。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与周舍本人的性格有关，是本性暴露的体现，除此之外也与当时的社会、家庭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周舍作为剧中的反派角色，是故事的起因，使故事得以推进下去，并且周舍好色愚蠢的形象反衬了主角赵盼儿的果敢聪慧。同时周舍也代表了社会中作恶不断的官二代、富二代这个群体，反映了金元时期女子的地位底下和处境的悲哀。

关键词：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关汉卿；周舍；反派

绪 论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以下简称《救风尘》）^①，是元代戏曲家关汉卿所创作的杂剧，是一个充满趣味的爱情剧，以赵盼儿为主角，讲述一个女性帮助女性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赵盼儿通过自己的智慧救风尘女子宋引章于苦海，而本文的研究对象周舍，则是置宋引章于苦海的罪魁祸首。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大多聚焦于主角赵盼儿和被救的宋引章这两个人物，只有少数学者把其他角色作为配角进行研究。而作为权贵人士的代表，剧中的男性角色周舍，作为全剧的第一男角和绝对的反派，却鲜有学者进行研究。周舍在整部剧中讲白的数量几乎和主角赵盼儿不相上下，其性格特点鲜明，在剧中作用突出，由是之故，本文拟转向前辈忽视的方面，重点关注剧中的男性角色周舍，对他的人物形象加以分析。在原始文本的基础上，本文拟对周舍的形象、性格、角色作用等方面进行研究，并结合时代背景，对这个角色以及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作较为深入的探讨。

在中国传统戏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元杂剧时期可以说是戏剧发展的顶峰时期。杂剧具有亲民性，多描写底层人民的生活，并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为基调。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他总共创作元杂剧六十余种，作为元曲四大家之首，他在元代曲坛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是其代表作之一，这部作品以其幽默的语言风格、超时代的反抗精神以及苏醒的女性意识而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大众讨论的热点，作为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戏剧的研究者不在少数，而元杂剧作为中国传统戏剧的代表，一直是戏剧研究者们的关注重点。《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本为元杂剧，但它曾被改编为越剧、锡剧、昆曲等地方剧种，也曾被改编为影视剧《爱情宝典》^②。不仅如此，它的影响力近年来似乎更加扩大，2022 年以之改编的电视剧《梦华录》可为明证。本研究以文本为中心，通过挖掘文本细节，对人物形象作深入分析，借此窥探当时的社会现实。

1. 《救风尘》创作背景及主要内容

1.1 元杂剧与关汉卿

元杂剧又称北杂剧、北曲、元曲，在宋杂剧和金院本的直接影响下，融合各种表演形

式而成。杂剧在金朝就已经出现，到了元朝初期，科举制度尚未恢复，文人仕途艰难，才能也没有发挥的余地。许多文人与底层人民关系较为密切，与民间艺人长期相处，在了解民间艺术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才能发挥于杂剧的创作之中。在元朝以前并非没有与戏曲表达相似的文学艺术，但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之下，更加注重的是文学艺术的礼教功能，戏曲则被认为是“俗文化”的代表，常常受到批判。例如在上李渊表中，唐孙伏伽认为“百戏散乐，不非正声，此谓淫风，不可不改。”^③武平一则认为戏剧是导致亡国的原因，“昔齐衰，有《行伴侣》；陈灭，有《玉树后庭花》；趋数骛僻，皆亡国之音。”^④由此可以看出统治阶级对戏曲持否定态度，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戏曲无法得到发展。直到蒙古人入主中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相碰撞，元杂剧则在这片土壤中长出了茂盛的姿态。元杂剧兴盛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城市经济的繁荣和艺术表演的商业化、社会化，这是促使戏剧成熟和兴盛的必要基础，杂剧除了供统治阶级宴乐以外，在农村也常常开展戏曲活动；其次是蒙古贵族的爱好对元杂剧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提倡和推动作用，元朝的统治阶级多为蒙古贵族，其政治影响对杂剧的发展有所推动；此外，文人的参与创作和演出，高水平作家队伍的形成，是其繁荣的重要因素，在这批文人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元曲四大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而关汉卿则位于四大家之首。

关汉卿（1234 年？-1300 年），号已斋，出生于医护家庭，较好的生活条件使他得以接受教育，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蒙古灭金后，关汉卿为了谋生来到大都，并开始专事于戏剧活动，与许多曲家皆有交往，如王和卿、汤显之、王实甫等。关汉卿也曾南下扬州、杭州等地进行戏曲活动，认识了杂剧演员朱帘秀，关汉卿的《望江亭》《救风尘》等作品都曾由朱帘秀主演，并写下《赠朱帘秀》这套曲子。^⑤正是他丰富的阅历使他笔下的众多杂剧涵盖面非常广泛，几乎涉及到元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代表作《感天动地窦娥冤》更是家喻户晓。关汉卿也常常出入于风月场所，他作品中常常以妓女为主角，本研究所涉及的剧目《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便是其一。关汉卿的杂剧特点鲜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人物，深刻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并且集中反映了社会上弱者的生活遭遇和生活理想，热情赞美了他们的美好品格，在反映社会对弱者的压迫和命运对个人的压迫的同时，始终彰显弱势群体顽强的斗争精神。他所塑造的众多角色性格鲜明、特点突出，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曲词泼辣风趣，戏剧冲突设计巧妙，堪称一绝。王国维曾评价其“一无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为元人第一。”^⑥

1.2 《救风尘》内容及主要人物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共四折。现流通版本主要有《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两种。本研究所选的版本，是以臧懋循所编《元曲选》为底本订补过后出版的，引文即以该版本为主。所谓“风月救风尘”，简单解释，即利用青楼中追欢买笑的“风月手段”去解救沦落风尘的姐妹。该剧目主要讲述：汴梁有个青楼女子叫宋引章。她希望能够早些嫁人，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和稳定的生活。但是她生活环境单一，性格单纯幼稚，在清贫书生安秀实和郑州富商周舍之间，她挑选了更会花言巧语讨女孩子喜欢的周舍。宋引章有一个结拜姐妹叫赵盼儿，她早已看透了这些“花台子弟”，她提醒引章，像周舍这种风月场中的“子弟”对待感情多是逢场作戏，并无真情。宋引章不听劝告，执意嫁给周舍，并随他到了郑州。周舍娶到了宋引章后，凶狠嘴脸立即暴露，刚娶进门就打了五十杀威棒，在这之后更是动辄打骂。宋引章受不住这样的折磨，暗中托人捎信给宋母，求赵盼儿来救她。赵盼儿稍加思索，将衣服行李全部打包带上，然后带着人来到了郑州。赵盼儿将自己打扮得妖艳俏丽，吸引周舍。周舍虽然被赵盼儿艳丽的打扮迷住，但是因为赵盼儿曾反对宋引章嫁给自己，心有怨气。赵盼儿巧妙化解，只说当初是爱慕周舍年轻英俊，“害得我不茶不饭，只是思想着你”，“周舍，我待嫁你，你却着我保亲！”解释自己是“嫉妒呵特故里破亲”。还展示了带来的“车辆、鞍马、奁房”，用虚情假意哄得周舍要休了宋引章来娶她，终于救出了宋引章。^⑦之后又安排计谋让宋引章嫁了可靠的安秀实，故事结局圆满。

主角赵盼儿是汴京城中的一位妓女，长相美艳、身子娇柔，性格聪明、泼辣、有胆识、注重姐妹情谊，剧目的整个故事以赵盼儿为主角进行叙述，正是赵盼儿发挥其聪明才智，才得以从周舍手里，救宋引章于水火之中。在《救风尘》中，赵盼儿与反派周舍的接触是最多的，主要是以下三个场景：第一，周舍求娶宋引章之时，在第一折中“（周舍云）那壁姨姨，敢是赵盼儿么？（正旦云）然也。（周舍云）请姨姨吃些茶饭波。”“（周舍云）央及姨姨，保门亲事。（正旦云）你着我保谁？（周舍云）保宋引章。”^⑧在这一次的接触中，因赵盼儿并不赞同宋引章与周舍的这门婚事，并未给她好脸色，也让周舍对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第二，赵盼儿用“风月手段”哄骗周舍，让周舍休了宋引章，以达到搭救宋引章的目的。第三折“（正旦云）你真个不曾使他来？这妮子不贤惠，打一棒快球子。你舍的宋引章，我一发嫁你。（周舍云）我到家里就休了他。”^⑨之后赵盼儿拿了休书便走，不再与周舍周旋。第三，周舍发现被骗，与赵盼儿去告官，赵盼儿思虑周全，在清官

的审判下，让周舍最终得到了惩罚。第四折“周舍杖六十，与民一体当差。宋引章仍归安秀才为妻；赵盼儿等宁家住坐。”^⑩周舍下场凄凉。

剧目中出场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宋引章。有研究者将她评价为“一个年轻幼稚，对感情盲目的妓女。”¹¹她不听好姐妹赵盼儿的劝告，被周舍的花言巧语和殷勤奉承所骗，便抛下真心爱她的安秀实，义无反顾的嫁给了周舍，结果刚进门，便受尽周舍的打骂虐待。在无法忍受之时，想起了自己的好姐妹，于是写信托人带给赵盼儿，请她搭救。最后，在赵盼儿周密的策划下，逃离了周舍的魔爪，才终于和安秀实结为夫妇。宋引章的丈夫安秀实则是一个老实、善良的“好人”，与反派周舍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自幼颇习儒业，学成满腹文章”，对待感情忠诚，在赵盼儿救出宋引章后，他不计前嫌，与宋引章结为夫妇。但安秀实性格懦弱，在被宋引章拒绝后，只自顾自的离开，不再进行争取和劝说，甚至都不敢去见宋引章一面。其余人物如宋母、店小二等，在剧目中出场的次数较少，此处从略。

2. 周舍的态度转变

2.1 费尽精神迎引章

周舍“自小上花台做子弟”。关汉卿在剧目的第一折，一上来便点明了他的身份：郑州周同知的儿子。按照金元时期的官职来看，同知为五品官，周舍也就是典型的“官二代”，且从小生活富裕，不识柴米价。周舍，姓周，但名字不详。自金元以来，“舍”字有显贵子弟的意思，人们会将这类人称为“舍人”，简称“舍”。¹²因此“周舍”是否姓周名舍，我们无从查考，“周舍”可能是他的名字，也可能是一种对身份的称呼。第一折提到“我今做买卖回来”，由此推测，周舍可能是个商人，往返于郑州与汴梁（今开封）做生意。前文提到周舍“自小上花台做子弟”，也就是常年混迹于风月场所之中，是个“情场”的老手，像宋引章这样年轻幼稚的女人极易被其哄骗，而周舍前期对待宋引章的态度和后期动辄打骂的形象亦形成鲜明对比。

在剧目的前半部分，周舍所表现出的形象并无不妥之处。首先，深情。在第一折中，周舍是真心想娶宋引章为妻的痴情公子，剧文中写到“他一心待嫁我，我一心待娶他，争奈他妈儿不肯。”¹³“一心”二字既表达了周舍的深情，也体现了他对待宋引章的执着，但是二人结亲多有阻碍，因为宋母迟迟不肯答应，周舍只能多次上门拜访提亲。第二，知

重爱人。周舍虽然是“花台子弟”，但是为了娶宋引章也是费尽心思，这才得以抱得美人归。从宋引章的角度看周舍是这样对待她的：“一年四季，夏天我好的一觉晌睡，他替你妹子打着扇；冬天替你妹子温的铺盖儿暖了，着你妹子歇息；但你妹子那里人情去，穿的那一套衣服，戴的那一副头面，替你妹子提领系、整钗钿。”¹⁴周舍照顾宋引章，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温柔至极，夏天怕热着，冬天怕冷着，为她买衣服、首饰，甚至还替她整理着装。这样的好男儿哪里找？也怪不得单纯的引章妹子无论如何都要嫁与周舍。第三，礼数周全。周舍与宋引章作伴多年，数载间费尽精神一心要娶她，求亲成功后也没有敷衍宋引章，做全礼数，让宋母请“姊妹弟兄”，自己又收拾了礼物下聘，把娶亲事宜皆安排妥当了。对待赵盼儿时也是谦逊有礼，知道赵盼儿与引章交好，先是要请赵盼儿吃些“茶饭”，之后又是央赵盼儿保亲事，即使赵盼儿言语毒辣、言辞犀利，句句夹枪带棒，未曾给周舍好脸色，但他也不曾与赵盼儿翻脸，不过说“我已成了事，不索央你”¹⁵，便离开了。前期的周舍，虽然在众人眼中认为他并非良配，但是从其表现看来，他并非一个恶人，特别是对待宋引章的态度，可以说让人挑不出他半点毛病。

2.2 暴力无情又休妻

然而回到郑州，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改变。第一，变得好面子。因为害怕其他“舍人”嘲笑他娶了个妓女为妻，于是让宋引章的轿子在前面走。宋引章是他费尽精神娶回来的妻子，但是还未进家门，周舍就开始嫌弃她了。第二，变得暴力无情。抬轿的小厮抬得不稳，周舍是“举起鞭子就打”，他对宋引章也并未有所优待，如同对待下人一样动辄打骂。第二折中宋引章哭诉道：“当初赵家姐姐劝我不听，果然进的门来，打了我五十杀威棒。”¹⁶在这之后，周舍并未收敛，朝打暮骂，使得宋引章苦不堪言，并且周舍在将宋引章娶回家后，便放下话说：“兀那贱人，我手里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¹⁷所谓“买休”就是夫妻双方感情破裂，女方付钱要求离婚；而“卖休”就是指男方为了离婚给女方钱财。也就是说，周舍无论如何都不给宋引章离开的机会，除非打死她。宋引章不得已，只能求助赵盼儿，让她前来相救。第三，显露纨绔本性。结婚后，周舍仍旧天天吃酒赌钱，好色本性依旧，吃喝嫖赌一样不少，开了客店居然不为赚钱，只为了喝花酒方便。在第三折中，周舍对店小二说到：“店小二，我着你开着这个客店，我那里稀罕你那房钱养家？不问官妓私科子，只等有好的来你客店里，你便来叫我。”¹⁸赵盼儿利用了周舍的好色，利用

“风月手段”哄骗周舍说：自己因为吃周舍与宋引章的醋，先前才不给周舍好脸色，其实自己已经爱慕他许久。周舍便经不住美人计，自愿休妻再娶。之后，赵盼儿假意答应周舍，休妻后便可嫁给他。周舍听说可以娶美人回家，就立马回家与了宋引章一纸休书：“（周舍做怒科，云）好也，将纸笔来，写与你一纸休书，你快走！”他丝毫不念这段时间和妻子朝夕相处的情分，直接将人赶出门去，然后便急急忙忙的赶去店中，与赵盼儿完婚。后期的周舍可以说是人看人厌，正如赵盼儿的预判，他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的良人。

2.3 态度转变缘何起

周舍态度的“转变”，究其根本，不过是本性暴露。后期的周舍才是卸下伪装后真实的他。周舍态度的反差，大多是由对宋引章态度的变化而表现出来的，前后变化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这从第一折就能看出来，作为一个自小流连于风月场所的子弟，是“一生不识柴米价，只少花钱共酒钱。”¹⁹优越的家庭条件也注定了他与宋引章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他们身份差距非常明显，而周舍显然非常习惯于这样的生活。要求他安定下来结婚生子，做一个合格的丈夫，这无异于海中捞月，实属异想天开。赵盼儿在劝宋引章时说：“（云）妹子，那做丈夫的，做不的子弟；做子弟的，做不的丈夫。”²⁰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关系较为固定的情况下，人的本质很难做出改变，因此，周舍的态度转变就不难理解了，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而且赵盼儿见多识广，在此前便见过其他姊妹嫁这样的人：“我想这先嫁的还不曾过几日，早折的容也波仪瘦似鬼，只教你难分说，难告诉，空泪垂。我看了些觅前程俏女娘，见了些铁心肠男子辈，便一生里孤眠，我也直甚颓！”赵盼儿认可安秀实，却对周舍嗤之以鼻，说明周舍便是赵盼儿所说的这类不可托付终身的“子弟”。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社会因素。周舍的身份地位与宋引章相比，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他求娶妓女宋引章为妻本身，在社会大背景下就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不仅其他舍人会嘲笑他，街坊邻居、好友伙伴等等可能也会对他有所诟病，即使周舍不甚在意，他也肯定会受到某些影响，对待宋引章的态度自然会有所转变。第二，家庭因素。关汉卿巧妙地避开了宋引章与周家人的直接接触，但从周舍刚一到达郑州之后的行为就知道，他的家人必定是不会接纳宋引章的。周舍父亲作为同知，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个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样样精通，本身就已经足够令人气愤，若再娶妓女为妻，可想而知，周舍的父母必定不会赞成二人，而周舍天天

往外跑，也不排除是家庭的压力导致的。宋引章作为私妓，她能接触到的男人很有限，基本都是嫖客，她所学的是如何取悦嫖客，而不是如何做一个好人家的正头娘子，剧本中周舍插科打诨般吐槽宋引章在轿中翻跟斗、套棉被把自己和邻居一起套进去了，也反映出宋引章不善理家。在诸种原因之下，周舍对待宋引章的态度发生转变并不奇怪。

3. 周舍的人物作用

3.1 推动剧情发展

《救风尘》是一部“大女主剧”。本剧的焦点就是赵盼儿，赵盼儿在这部剧中是一个侠女形象，救姐妹于水火之中，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反派角色，将赵盼儿的姐妹，即宋引章陷于水火之中，于是周舍这个角色便诞生了。周舍被关汉卿塑造成了一个爱喝花酒，且容易被美色所诱而失去理智的形象，周舍这个反派身份其实就是为了推动剧情，以体现出赵盼儿的聪明机智和社会正义感。周舍前后的态度转变和暴力倾向，更能引起观众对受害者宋引章的同情和对周舍的愤恨。周舍之所以受到重判，主要是因为他中了赵盼儿的计。赵盼儿先是以“风月之法”勾引周舍：“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体麻。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引章将的休书来，淹的撒了。”²¹从这里就可以看出，赵盼儿从一开始就设计以色诱的方式让周舍休了宋引章，以达到救出结拜姐妹宋引章的目的。而在赵盼儿实施计谋的时候，周舍并非毫无察觉：“（背云）且慢着，那个妇人是我平日间打怕的，若与了一纸休书，那妇人就一道烟去了。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担两头脱？”²²在与赵盼儿周旋时，周舍也曾有过顾虑，然而色字当头，赵盼儿不过随意发了个毒誓，再把带来的锦绣衣裳和羊酒食房一展示，就将周舍骗去给宋引章写了休书。周舍发现被骗了，就拉着赵盼儿姐妹俩去报官，赵盼儿又让安秀实也去报官，告周舍抢了他的妻子，赵盼儿再作证自己是保亲人。郑州守一听，便判了周舍的罪：“现放着保亲的堪为凭据，怎当他抢亲的百计亏图？那里是明婚正娶，公然的伤风败俗！”²³以这个罪名宣判，周舍是有些冤枉的，不过这正能体现出赵盼儿的聪敏，她以这样的方式不仅救出了宋引章，同时让反派周舍受到了惩罚，大快人心。从剧目前期的内容可以看到，周舍用花言巧语将宋引章哄得晕头转向，无论何人劝阻都要一意孤行，嫁给周舍做“良家

妇”，在赵盼儿规劝她时，她甚至任性地说“我便有那该死的罪，我也不来央告你。”²⁴ 宋引章是铁了心要嫁周舍的，并无他人相逼。第一折中，宋引章说：“（外旦云）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²⁵《莲花落》是民间无以为生者，在乞讨时所唱的一种小调，最早见于南宋释普济编的《五灯会元》：“俞道婆……，一日，闻丐者唱莲花落……”在剧目中即乞丐之意。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引章不愿意嫁给安秀实，她嫌弃安秀实无财无势，所以宋引章是自愿嫁给周舍的，并不存在周舍抢夺人妻的行为。周舍这个角色在剧目中最大的作用就是作为故事的动因，使故事得以推进下去，并且周舍的好色愚蠢，可以反衬主角赵盼儿的果敢聪慧。

3.2 映现所属群体

周舍在《救风尘》中是一个绝对的反派角色，全剧以他的态度变化展开，这是整部剧的线索。在本剧目中，周舍的“舍”有“舍人”的意思，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体现。剧中提到“让他轿子在头里走，怕那一般的舍人说：‘周舍娶了宋引章。’被人笑话。”从这里可以看出，周舍可能常与舍人们聚于一处，因此担心其他舍人笑话自己。笔者据此推测，周舍也是舍人。将身份地位的代称作为角色名称，前面加上姓氏，这在戏剧中是常用的取名方法。例如，《长生殿》中的杨贵妃、《莺莺传》中的张生、《西厢记》中的崔相国，这些人物名称皆是人物身份地位的直接表现，观众一看名字便能知道该人物是什么样的人物。“舍人”所反映的应该就是那些和周舍一样，无功无名，只知道吃喝嫖赌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们。第一折中说，“自小上花台做子弟。”²⁶“子弟”也可以称为“衙内”，在唐代指的是担任警卫的官员，而到了宋初，这个职位多由大臣子弟们担任，后来也泛指官僚子弟，特别是压榨百姓的王孙公子。在关汉卿的杂剧中，“衙内”大多都是欺男霸女的纨绔。如《望江亭》中的杨衙内，“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普天无处不闻名，则我是权豪势宦杨衙内”。²⁷仗着自己的身份，他想杀了白士中，夺他妻谭记儿给自己做小妾；又如《调风月》中的小千户²⁸，对待燕燕，许以小夫人诱其合欢，见到莺莺又互赠定情信物，见一个爱一个。本剧中的周舍所代表的就是这一类人。赵盼儿见多识广，接触到的风月场的“子弟”众多，知晓这些人对待娶回家的妓女的态度，便劝宋引章：“【胜葫芦】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的你哭啼啼。”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子弟”多是会哄人，但

是多情又无情的形象，赵盼儿早就看透了这些所谓的“官二代”们，而周舍自然也不例外。

3.3 折射女性地位

周舍的形象塑造，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女子的地位，她们受到丈夫的殴打却无法为自己发声。前文提到，周舍的罪名被判为“抢夺人妻”，这其实是有些冤枉的，毕竟，周舍并未有抢夺之举，迎娶宋引章是引章亲口答应的，宋母也已经同意这门婚事：“（卜儿云）今日好日辰，我许了你，则休欺负俺孩儿。”而且，宋母请了同一辈的姊妹兄弟做了见证，该婚姻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在古时，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²⁹，周舍与宋引章的婚姻符合“父母之命”的要求，但是没有媒人作保，这可能也是周舍最终被判抢妻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周舍并非不想请媒人作保：“（周舍云）央及姨姨，保门亲事。（正旦云）你着我保谁？（周舍云）保宋引章。”³⁰他见到赵盼儿时想请她作保，但是赵盼儿并不看好这门婚事，直接言辞犀利地拒绝了周舍。从剧目中所表现的故事看来，周舍并未抢妻，恰当的罪名是“家暴”。然而周舍打骂宋引章，即丈夫打骂妻子这样的事件，在关汉卿生活的金元背景下，其实很难追究其法律责任。如果家中的妻子未尽妻子的义务，丈夫可以进行教训，只要不出人命，官府基本都不进行管束。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是却几乎没有史料记载女子报官告丈夫家暴的事例。在封建时代，女子被要求遵循“三从四德”，三从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³¹，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³²。由此可知，在那个时代，女人想要维权是难上加难的。这也是为什么赵盼儿只能使用其他的手段，让周舍受到法律的惩罚。事实上，赵盼儿的这个方法仍然具有一定的风险，剧目中遇到的郑州守李公弼算得上是清官，听完赵盼儿以及安秀实讲述完缘由，做了较为公正的判决，不过仍然为官二代留有余地：“若不看你父亲面上，送你有司问罪！”³³在“官官相护”“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时代，倘若遇到贪官污吏，或主管官员忌惮周舍父亲周同知的身份地位，像宋引章这样的女子别无他法，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奢望保护自己周全一世。

结 论

周舍在《救风尘》中作为第一反派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关汉卿将这个角色创造得非常立体饱满，既让观众将其恨得牙痒痒，又反映了社会现实，衬托了女主角赵盼儿的机敏和思虑周全，也让整个故事完整圆满。本文通过对金元时期历史的介绍，以及对《救风尘》文本的分析，从周舍的语言内容以及剧中其他角色对周舍的态度和评价入手，在周舍的态度转变和角色在剧中的人物作用两个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周舍的人物形象有一个较为全面的呈现。周舍作为剧中戏份最多的男角，剧中的态度转变和他的身份地位以及社会家庭环境脱不开关系，但究其根本，“转变”只是周舍的本性暴露，他的本质就是一个常年混迹于风月场所的浪荡子弟，吃喝嫖赌一样不落，对待弱势群体随意辱骂殴打。而作为剧中角色，周舍起到了制造矛盾冲突的作用，使故事的推进符合常理，且周舍的好色愚蠢也为剧目增添了喜剧效果，同时反衬了主角赵盼儿聪慧英勇的侠女形象，以及女性互助时的善良果敢，让观众无不喝彩。关汉卿也通过对周舍的形象塑造，暗讽了周舍所代表的整个群体，即在现实社会中仗着金钱势力欺男霸女的纨绔子弟，渴望清官可以对恶人进行惩处。与此同时，他为女子的社会处境发声，呼吁底层人民相互团结，互帮互助，勇于反抗周舍这样的人，争取自己的权益。本文对周舍的人物形象进行研究，试图借此填补关汉卿《救风尘》的研究空白，以利于之后的学者对剧本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注释：

- ^① 本文所引《救风尘》，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第44-74页。
- ^② 《爱情宝典》于2002年播出，所引《救风尘》是其中的第一个单元故事。
- ^③ 出自刘肃《大唐新语》卷二。
- ^④ 出自《新唐书》一一九《武平一传》。
- ^⑤ 出自李汉秋 李永祜：《元曲精品》，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第10-11页。
- ^⑥ 出自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
- ^⑦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63页。
- ^⑧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48页。
- ^⑨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64页。
- ^⑩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72页。
- ¹¹ 出自朱林宝，石洪印：《中外文学人物形象辞典》，山东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72页。
- ¹² 出自许汉威：《古汉语词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第774页。
- ¹³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44页。
- ¹⁴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47页。
- ¹⁵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48页。
- ¹⁶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54页。
- ¹⁷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54页。
- ¹⁸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61页。
- ¹⁹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44页。
- ²⁰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47页。
- ²¹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57页。
- ²²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64页。
- ²³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71页。
- ²⁴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48页。
- ²⁵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46页。
- ²⁶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44页。
- ²⁷ 出自关汉卿：《望江亭》全称《望江亭中秋切鲙》，本段选自第二折。
- ²⁸ 出自关汉卿：《调风月》全称《诈妮子调风月》，小千户在剧中乃尚书之子，世袭千户。
- ²⁹ 出自汤显祖：《还魂记·婚走》。
- ³⁰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48页。
- ³¹ 出自戴圣：《礼记·丧服·子夏传》。
- ³² 出自周公旦：《周礼·天官·九嫔》。
- ³³ 出自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第71页。

参考文献:

- [1] 顾学颉选注. 元人杂剧选[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 [2] 朱林宝, 石洪印主编. 中外文学人物形象辞典[M].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91.
- [3] 黄天骥. 西厢记创作论[M].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1.
- [4] 徐培均, 范民声主编. 三百种古典名剧欣赏[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 [5] 王国维. 宋元戏曲史[M]. 团结出版社, 2006.
- [6] 李汉秋, 李永祜. 元曲精品[M].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2.
- [7] 王星琦等. 元曲鉴赏辞典[M].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0.
- [8] 许汉威. 古汉语词詮[M].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
- [9] 张微. 关汉卿戏剧中的男性形象研究[D].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2.
- [10] 韦乐. 清代《西厢记》评点研究[D]. 复旦大学, 2010.
- [11] 李雅茹. 关汉卿戏剧中女性形象研究[D]. 喀什大学, 2022.
- [12] 林喆. 关汉卿新论[D]. 首都师范大学, 2004.
- [13] 范海芬. 元杂剧三种研究[D]. 西北大学, 2021.
- [14] 徐雪辉. 元杂剧文化研究[D]. 曲阜师范大学, 2009.
- [15] 王扬. 宋代女性法律地位研究[D]. 中国政法大学, 2001.
- [16] 谢骋. 太原莲花落的历史发展及其艺术特点[D]. 山西师范大学, 2016.
- [17] 钟东. 论《长生殿》中的杨玉环形象的塑造[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05): 10-18.
- [18] 姜波. 苦海中的一朵奇葩-试析《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形象[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4): 46-49.
- [19] Patricia Sieber. comic virtue and commendable vice: Guan Hanqing's Jiu Feng Chen and Wang Jiang Ting [J]Ming Studies Volume 1994, Issue 1. 2013:43-64.
- [20] Eun seol Yun. The Study of the Bawd's Image in Yuan Dynasty' Zaju [J] The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ssue 121. 2020:351-371.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image of Zhou She in Zhao Pan'er Feng Yue Jiu Feng Chen

Wu Yashi

Abstract: Zhou She is the lead male character in the Yuan dynasty miscellaneous opera Zhao Pan'er Feng Yue Jiu Feng Chen, written by the Yuan dynasty opera writer Guan Hanqing. The rise of Yuan operas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prosperity of Yuan cities and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ommercialisation and socialisation of artistic performances, while Guan Hanqing's Yuan operas often feature prostitutes as the main characters and Zhou She as the fop who bullies men and women. There is a noticeable change in Zhou She's attitude in the opera, especially in the treatment of his wife Song Yinzhang, with a surprisingly wide gap between the before and after. The essential reason for the change in attitude is related to Zhou She's own character, a manifestation of the exposure of his nature, and in addition to this it also has some relation to the social and family background of the time. As the villain of the opera, Zhou She is the cause of the story and keeps it moving forward, and her lustful and foolish image is a counterpoint to the boldness and intelligence of the protagonist Zhao Pan'er. At the same time, Zhou She represent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officials and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rich, a group of society that is constantly committing crimes, reflecting the low position of women and their sad condition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Keywords: Zhao Pan'er Feng Yue Jiu Feng Chen; Guan Hanqing; Zhou She; villai